

上林县高賢乡僮族社会經濟調查報告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編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前　　言

高賢乡位于上林县南部，与宾阳汉区接壤，自古以来，这地区的僮族劳动人民与汉族劳动人民交往频繁，友好相处，使本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快的发展。根据我們的調查，初步認為大致与汉区基本相同。

向來被誉为“上林谷仓”的高賢乡，是在本地区劳动人民辛勤的劳动下創造出来的。在跟自然界不断作艰苦而复杂的斗争中，此地的劳动人民总结了許多有益的生产斗争的經驗，并在汉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影响下，促使了本地生产力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根据这次調查的材料分析，我們初步認為这种生产力水平大致与宾阳汉区相同。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并在宾阳汉区市場刺激下，推动了巷賢圩商品經濟的活跃，并使本地区主要农产品走向商品化，地主經濟与商品經濟发生了密切的联系，部分地主經濟向商业資本轉化，帝国主义經濟势力通过地主商人侵入本地区。

由于地主阶级剥削的残酷性和掠夺性，土地迅速集中，大量劳动者失去了土地，走上圩場，从事小販活动，謀求出路，促使小农經濟跟商品經濟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由于地主阶级剥削的残酷性与掠夺性，使本地区劳动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封建地主的剥削与压迫，本地区曾經发生了多次的农民起义，但都失敗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区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最后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了上林县。

翻身后的高賢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旗幟光輝照耀下，合作化运动是一浪推一浪，一浪高一浪地前进。

本乡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順，它跟全国其它地区一样，与地主、富农、暗藏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对富裕农民的自发倾向，也給予严正的批判，經過各种复杂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不断地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本乡經過1957年反击右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經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辯論，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使絕大多数农民摆脱了农村資产阶级、富裕农民的思想影响，坚定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掀起了生产大跃进，兴修水利，开展共产主义大协作，使农民認識到社大的好处，因而就有“七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誕生。

随着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深入开展，于1958年9月3日本乡与万加乡建立了东风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建立，必然促进本乡社会主义政治、經濟、文化的发展，为建設社会主义創造了条件。

最后，經過半个月的調查，我們接触到的材料，有以下几个問題較突出，因此就这些問題作了初步整理。其它問題，如风俗习惯、生活习俗等等問題，与武鳴地区相同，但对这些調查我們沒有整理，仅做調查卡片，以备参考。

說 明

《上林县高賢乡僮族社会經濟調查報告》，是我組于1958年冬經實地調查而編寫成的。當時參加調查編寫的有郭在忠、李世名等同志，最近經我組黃鈺同志稍加整理，現付印出來以供參考。因調查、編寫、修改時間都很匆促，加之水平有限，缺点和錯誤在所難免，敬希閱者指正。

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

1963年7月1日

F64P/35

目 录

前 言

一、解放前高賢乡社会經濟状况及其特点 (1)

- 1. 經濟狀況 (1)
 - 甲、农业經濟 (1)
 - 乙、手工业 (7)
 - 丙、商品經濟 (9)
 - 丁、本地区經濟的特点 (16)
- 2. 党領導下的革命斗争 (16)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 (18)

- 1. 人民政权的建立 (18)
- 2. 农业合作化发展概况 (18)
- 3. 土改后本乡社会經濟的变化 (19)
- 4. 迈向光輝的道路 (20)
- 5. 从胜利走向胜利 (24)

三、东风人民公社的建立 (26)

- 1. 两条道路的斗争 (26)
- 2. 生产大跃进 (27)
- 3. 人民公社的建立 (29)

附录材料

- 附录一： 僮汉两族的文化交流 (30)
- 附录二： 巷賢地区各村天然分工情况調查 (30)
- 附录三： 高賢乡清朝至解放前夕反动政权的变革情况 (30)

一、解放前高賢乡社会經濟状况及其特点

1、經濟状况

甲、农业經濟

(一) 生产力发展状况

本乡处在大明山余脉环抱中的一块平坦的沃野中，绝大部分是水田，旱田仅有四、五百亩，畲地极少。土質大都是黏土，气候与雨量宜于农作。主要农产品是稻谷，故有“上林谷仓”之称。此外尚有煙叶、小麦、花生、黃豆等。

在农作上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有犁、耙、月刮、鋤、riep（僮音）、镰刀等。铁犁使用已久，犁田都用耕牛。铁犁由宾阳汉区传入，其犁头的形状是扁形，俗称“鷄咀犁”，与宾阳汉区相同；但与隣近各乡（如大丰、亭亮）的形状不同，亭亮、大丰使用的犁头的口形为尖形，俗称“鸡咀犁”。这两种犁在工作效率上无多大差別，主要是使用习惯的問題。其主要是用作翻耕田土。

耙有二种：一为铁耙，据说約在七十年以前由宾阳汉区传入，其结构形式与汉族相同，解放前中农以上都使用铁耙，部分贫农如有力购置铁耙齿的也使用；一为木耙，解放前一部分贫苦的农民因无力购买铁耙齿，就用坚木作耙齿，有时参杂部分铁齿。铁耙齿由宾阳汉区供给。

月刮用作开挖田沟、种植煙叶时起畦挖坑等。其铁制的刮头主要由宾阳商贩供应，部份由巷賢圩铁匠打制供应。

鋤用于在种植煙叶、花生、黃豆时培土，其铁制部分也由宾阳汉族商贩及圩上铁匠打制供应。

riep（僮音），呈半椭圆形，有大半个成人手掌大，其平端的中間有一块铁片，有齿，其齿形是向下方斜。本地使用的riep，都是武鳴馬头来的。用于收割糯谷、梗谷。（收割糯谷、梗谷时，先用riep割去禾稈上半部，然后用镰刀割禾稈。其所以如此，一方面防止收割时谷粒脱落；一方面为了出卖禾稈。）

镰刀用来收割粘谷、割梗、糯谷禾稈及割草，是由宾阳汉区传入，故其形状与汉区相同。

解放前本乡以种植稻谷为主。糯、梗、粘谷三种的种植面积約各占三分之一。其种植过程較为精細，一般都是二犁三耙三耘，为了更好种植，在耕作中也按男女体力不同进行分工，一般較重的工作（如犁田、耙田、插秧）由男子担负。在施肥上也較为注意，一般一亩施肥二十担，最多达三十担以上，肥料的种类有牛粪、草木灰、塘泥。所以解放前本地稻谷亩产量較高，糯、梗谷一般亩产达四百斤以上，粘谷也在三百斤以上。

一部分可以排水的水田，在秋收后种植生菸。但在解放前生菸种植面积不大，約占可种

生菸的田的 6—8%。其原因：①煙田所需肥料較多，又需生麸。但解放前种植煙叶大都是貧苦农民，肥料不足，如多种煙势必影响来春种植稻谷，且无力購買大量生麸；②因种植煙叶，田間护理太多，而大部分貧苦农民是吃早餐覓晚餐，整天为生活奔波，不可能投入較多的精力來管理。解放前本地种植煙叶的耕作也較細致，先进行二犁二耙，然后起畦挖坑，进行培土二次，摘頂后就經常摘旁生的煙芽，这为了不致使营养被煙芽吸收而影响煙叶生长。在施肥上也是較注意，在植苗前一般一亩放基肥五十担，植苗半月后就开始浇人尿二、三次，在第二次培土前一亩一般放生麸一百至一百二十斤，多至一百五十斤。所以产量較高，一般亩产一百斤，最高达一百五、六十斤。

由于本地僮族人民在生产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經驗，所以其他次要作物产量也不低，如花生一般亩产三百斤，有的甚至达四百斤；黃豆一般亩产二百五十斤，最高达三百斤。

本地区的生产力，从各方面觀察，可以这样說，解放前本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隣近宾阳汉族地区大致相等，其所以有这样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究其原因有三：

①本地区的僮族劳动人民有着优良的勤劳传统，在与自然界作斗争中获得和积累了丰富的經驗。在耕翻田地上，普遍都是二犁三耙，翻土达四寸五分左右；在施肥上也是較为注意的，如在區別肥性（在培育煙苗时忌用牛粪，因牛粪是热性，不宜煙苗生长）、施肥数量等方面。这是本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較高的內在因素，也是主要的因素；

②本地区地近宾阳汉区，其使用的鐵制农具都由宾阳传入，鐵工具的普遍使用对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本地区僮族劳动人民善于吸收汉族劳动人民与其他地区僮族劳动人民的先进生产經驗，并且使这些經驗与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結合来运用。如本地种植煙叶，原来培土薄，后看到武鳴馬头培土厚效果大，就改培土薄为培土厚。应当这样說，接受汉族先进技术經驗是本地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③本地区的較好的自然条件，如土地肥沃，气候雨量宜于农作物生长，水利灌溉較好，自然灾害較少且其危害程度較小等，也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客觀条件，但是沒有本地区僮族劳动人民的优良的勤劳传统这一主观能动因素，这些客觀条件是不能起很大作用的。

由于生产力水平有着較高的发展，就出現了本乡各村的天然分工，如高墓村大多农戶編制泥箕、磨庄，有一部分人烧砖瓦。同时在宾阳汉区市場的刺激下，使得本地区主要农产品商品化（如糯谷），就促使了本地区商品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商品經濟的发展，就扩大了本地封建地主阶级的貪慾，为了追求奢侈生活，就变本加厉地残酷剥削广大貧苦农民。同时由于商品經濟的发展使一部分无田少田的农民由田头走向圩場，謀求生活出路，但是广大农民所得到的祇是多受一层商业資本的中間剥削，并不能改变貧困的厄运。

（二）地主經濟

本乡共有地主二十四戶，占全乡总户数的 4.6%，占有土地七八五·三七亩，占全乡耕田面积的20%，且占有的都是上好水田。

二十四戶地主中有六戶是官僚地主，占25%；四戶是商业地主，占16.6%。封建地主有十四戶，占58.4%。

为了对本地区地主經濟有全面的認識，我們将三种类型地主进行了初步典型調查。

①封建型 以灵村大地主石天三为例。

石天三占有一百四十多亩水田，二头耕牛，六間砖房。僱长短工自己經營五十亩，余者

全部出租給貧农。

其全年剝削收入情況：

1. 剝削僱工剩余勞動

(1) 僱長工一人，短工三百工，經營五十亩水田

收入：五十亩水田年收20,000斤谷子 支出：五十亩水田的肥料費用 1,000斤谷子

五十亩水田的種子 300斤

五十亩水田的耕牛農具費200斤

五十亩水田的長工一人 < 工資800斤
供食600斤

五十亩水田的短工三百工 < 工資1,300斤
供食

全部支出 4,200斤谷子

其五十亩水田一年純收入 = 20,000 - 4,200 = 15,800斤谷子。

(即剝削僱工剩余勞動)

(2) 他所僱的一個長工還要兼管理二亩三分魚塘，魚塘一年收入一千二百斤魚，折谷5,200斤谷子。

其全年剝削僱工剩余勞動總數 = 15,800 + 5,200 = 21,000斤谷子。

2. 剝削佃戶的剩余生產物與必要生產物

他共出租九十亩（其中八十七亩是可收四百斤的上等好田，三亩是可收三百斤的一般田），其田租是“八分租”，即租率80%。

$$\begin{aligned} \text{全年剝削佃戶收入} &= \left(87 \times 400 \times \frac{80}{100}\right) + \left(3 \times 300 \times \frac{80}{100}\right) \\ &= 27,840 + 720 = 28,560\text{斤} \end{aligned}$$

3. 高利貸剝削

全年放二千斤谷，四個月（6——10月）利率是60%，其所得利息： $2000 \times \frac{60}{100} = 1200$ 斤谷子。

全年放三百元，年利一般是一分五（即50%），其所得利息： $300 \times \frac{50}{100} = 150$ 元，折谷2,500斤谷子。

全年高利貸剝削收入 = 1,200 + 2,500 = 3,700斤谷子。

4. 團積糧食收入

地主石天三利用其剝削得來大批糧食進行團積，低價收購，高價出賣，買價與賣價之間差價使其一年獲得100元，折谷1,660斤。

他父親也是地主，遺留給他只有五十亩田，而他在短短十几年中利用剝削農民所得而擴大為一百四十多亩，這些田地又是他在乘農民之危進行殺價（一般是市價的50%，有時甚至是25%）而兼併得來的。

不論從石天三這一地主的主要剝削收入、剝削手段及其發家等各方面來看，都充滿著封建性質。象石天三這一類型地主在解放前高賢鄉地主經濟中占主導地位。

②商業型 以這地區商業地主蘇恆昌為例。

蘇恆昌占有上好水田二十六亩，耕牛農具齊全，磚房十余間，其商業活動是收購本地烟葉進行販運，並開設烟絲莊。

他一年利用土地剝削所得約有七千斤谷子，高利貸剝削所得有二萬八千斤谷子，但這二

筆剝削收入不是其全年收入的大部分，其大部分收入來自作“烟老板”販賣烟葉和在芦坪開烟絲庄。他在巷賢坪上設有店鋪，與貴縣烟老板有聯繫，以低价向本地農民收購烟葉，而以高价賣給外地烟商。我們現雖不能掌握其全部資本數與全年營業額的具体數字，但是我們知道他每次運煙至芦坪都有上百担，多至二百担，其僱挑夫的人數有時竟達鄉村（與本鄉相近的六聯鄉的村名）的全部勞動力。群眾這樣說：“他家銅仙數以擔計，其儲藏量約有几千斤，堆有半間磚房。”僱農石必先在他家做長工，有因數銅仙數得太久，而哭起來。由此我們可以想見其經營烟葉的規模之大，其所获利勢必也是巨大的。

他的發家過程是中國地主經濟向商業資本轉化傾向的典型。起初他主要收入靠其父傳給他几畝田，還兼做一些豆、油小販生意，約在他二十多歲時，他就將由土地剝削來的收入投入商品市場，作烟葉販賣，在商業活動中利用不等價的貿易，獲得大量利潤。然後他見到土地剝削收入高，因本地田租一般是70—80%，而且土地收入較商業收入穩定，故抽回一部分商業資本投到土地上來，購置了一部分土地，這種商業資本倒流到農業中的現象，正反映了解放前中國商業資本發展的局限性和封建性。

③官僚型 以磨莊官僚惡霸地主磨鼎揚為例。

磨鼎揚，其祖是庠生，父是廩生，都是地主。共占有二十多畝上好水田，因為其全部土地都給人佃耕，所以家中沒有耕牛和主要農具。有二座半磚房（一座三間）。

他一年田租剝削收入有六千斤谷子，高利貸收入利息有四千五百斤谷子，典當剝削收入一萬斤谷子。還通過其政治權勢與本地地主官僚組織浩然金礦公司，前後兩年，收入高达三萬斤谷子。

磨鼎揚這一地主發家過程是中國官僚地主的一種類型的典型。他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先後擔任偽職有：金龍洞彈壓官、巷賢三團聯所長、上林縣民團副司令等等，先後利用偽職搜刮民脂民膏達五千光洋，他將這些剝削所得一部分購置二座房屋、十多畝上好水田，一部分進行高利貸活動（放谷、放銅仙光洋、設典當等）。他是靠政治權勢和任偽職搜刮人民起家的。

過去在本地流行這樣一句話：“上團李文蘭，下團磨鼎揚。”這就是反映解放前在本地區李、磨兩人是最大的官僚惡霸，他們為了擴張其權勢，就以女兒親家來相互勾結。磨、李兩人為了鞏固其反動統治，在1923年鎮壓了本地蘇十二、郭特穩領導的反封建鬥爭；在臨解放的時候又組織“護村隊”企圖扑滅以古民為根據地的人民游击活動，燒燬了古民等四個村的大部分房子。可以這樣說，磨鼎揚是勞動人民的死敵，是壓在勞動人民頭上的一座大山，解放後這個罪惡滔天的惡霸官僚地主遭到了人民的正義制裁。

本地區地主經濟的特點的初步分析：

（1）封建剝削的殘酷性

本鄉大部分地主的剝削收入主要是地租與高利貸。地租都是實物地租，租額由地主視田地的優劣、遠近而定，有固定地租與不固定地租（本地俗稱“活租”）兩種，主要是不固定地租。租率一般在50—80%，有的甚至高达100%（本地俗稱“十足租”）。沒有租期年限，由地主任意支配。農民向地主借債時要抵押土地或房屋，要寫二張契約：一為當賣，一為割賣。如農民到期不能償還，即將抵押給地主的土地或房屋割讓給地主。其利率有二種：谷利四個月50—70%；錢利一年40—60%，利息一年一計，滿期不能還本付息，即以複利計算。這一系列的事實都可看出解放前本鄉地主經濟占主導部分是封建性質剝削，且其剝削程度極其嚴重。再從僱傭剝削中也可看出這個問題，長工不僅從事農業勞動，還要

无偿地为地主作家务劳动，这可反映出农奴制残余。

(2) 地主經濟向商业資本轉化的傾向

由于本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較高，各村間出現了自然分工，再加宾阳汉区市場的刺激，使主要农产品商品化，所以解放前在本地区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活跃。一部分地主阶级见到商业活动有利可图，为了进一步滿足自己貪慾，就开始向商业資本轉化。根据我們調查，解放前巷賢圩上的資本較大的座商与行商大都是地主，而且过去本地地主种植糯谷較多，也是为了作为商品投入宾阳汉区市場。但是由于过去封建剥削率高且稳定，也出現商业資本倒流到土地的現象，这也正反映了解放前商业資本发展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縛与限制。

(3) 地主官僚彼此勾結，互为一体，騎在人民头上。

解放前有些地主阶级直接霸持本乡的反动基层政权，有些地主阶级虽不直接出面，但在暗中操纵。有的地主阶级是凭借政治权势起家，如磨鼎揚，有的地主阶级利用伪政权来扩张其經濟勢力，如石天三。总之，官僚、地主相互勾結騎在劳动人民头上，可以这样說官僚、地主是一对旧生产关系的孿生儿。

(三) 小农經濟

本乡中农共一五二戶，貧农三七一戶，合計五二三戶，占全乡总戶数91.7%。中貧农共占有耕田約二千七百亩，共占全乡亩数的67%，而一般一戶中农約有八、九亩田，而貧农大都是无田少田的。

一般中农的耕牛、农具較全，全家大部分劳动力投入土地，但也有一部分中农兼作小販和手工业，这一方面是为了貼补家用，另一方面是小农經濟向上爬的資本主义自发趋势。

貧农絕大部分无田少田，大都向地主佃耕，但是在高額的地租下，貧农能在土地上得到的收入少得可怜。如灵村貧农石天理佃耕地主石天三之八亩水田，全年仅能得到六百斤谷子，远不能維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这类例子枚不胜举。貧农为了生活，就四覓出路，在本乡來說有四条出路：①作各种小販，②作手工业，③当僱工，④淘金，前两种人數較多，本乡小販总戶数达一八二戶，占貧中农总戶数的35%；手工业总戶数达八三戶，占貧中农总戶数16%；淘金总戶数約有四十戶，占貧中农总戶数7.5%。

大批的貧苦农民从土地上被排斥出来走向圩場，对刺激市場活跃起着有力作用。

为了能对本地区小农經濟（尤其是貧农經濟，因为本地区貧农在农戶中占65%）有較深入認識，所以我們調查了下列四种类型小农經濟典型戶。

①以农业为主的中农典型戶

灵村石錫邻，全家四人（二个劳动力）有十亩水田，几分畲地，这些土地是祖传下来的，其父也是中农。一头耕牛，主要农具齐全，一座土砖房。

其一年全家收入：

农业收入——糯谷2,000斤，粳谷1,200斤，粘谷700斤，黃豆收入折谷66斤。

副业收入——养猪一头，卖得550斤谷子。

五分魚塘产魚一百多斤，出卖八十斤，折谷200斤。

他家既不作小販、手工业，又不淘金，主要收入是靠上述农业与家庭副业二笔收入。据調查他家如果不遇到突然而来的天灾、疾病，生活是較安定的。

②以小販（米販）为主的貧農典型戶。

灵村石天理，全家六人（三个劳动力）沒有耕牛与土地，只有二間土砖房。佃耕八亩水田，一年有九个月作米販生意。

其一年全家收入：

农业收入：稻谷600斤；小麦50斤（折谷75斤）。

僱工收入：偶在耘田、收割时与地主、富农作一些短工，收入工資折谷10斤。

米販收入：3,270斤谷子。

总收入 = $600 + 75 + 10 + 3,270 = 3,955$ 斤。

小販收入占总收入82.5%

农田收入占总收入17.25%

僱工收入占总收入0.25%

我們从其全年收入情况来看，就可以看出小販收入在这一家农户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了，可以这样說，这一戶全年生活主要来源是小販收入。

③以淘金为主的貧農典型戶

鵝庄郑倫才，全家四人（二个劳动力），有水田3.1亩，沒有耕牛，有一間土砖房。佃耕地主2.1亩，租率高达100%，其所以佃耕是想在地主田上种一些小麦、烟叶和得些稻稈，貼补家用。不作小販、手工业，全年有六个月淘金。

其一年全戶总收入：

农业收入：自田收入1,100斤谷子

佃耕地主的2.1亩收入烟叶120斤，折谷180斤，因麦与烟叶間种，麦收入折谷100斤，平均收140斤谷子。

淘金收入：每天得二厘，全年得三錢六分，折谷1,800斤

其全年总收入 = $1,240 + 1,800 = 3,040$ 斤

淘金收入占总收入60%，农业收入占40%。

④以手工业为主（編制泥箕）貧農典型戶

高墓村黃愈庚，全家二人（一个劳动力）沒有耕牛，仅有八分水田和一間土砖房。全年作泥箕八个月，打短工二个月，不作小販。

其全年收入：

农业收入：300斤谷子

短工收入：400斤谷子

泥箕收入：900斤谷子

总收入 = $300 + 400 + 900 = 1,600$ 斤

农业收入占总收入18.7%

短工收入占总收入25%

泥箕收入占总收入56.3%

本地区小农經濟特点的初步分析：

（1）貧农比例較大，小农經濟貧困化

本乡貧农占全部农户的65%，绝大部分是无田或少田，向地主佃耕，租率又高达80%，甚至100%，所以生活极度穷困，每年都要借債，有的曾因家中无产可押而借不到債。如果年成好，一般在来年春耕前就无粮，如年成不好，吃到十二月底就无米下炊了，經常吃紅

薯、黃瓜。如貧農石松云解放前全年全家實際收入530斤谷子，全家三人，每人平均175斤谷，只够四個月口糧。還可從磨當揚典鼎中也可看出本地小農經濟貧困化，磨當揚典鼎一年可收入利息折谷8,300斤，可見抵押的人數是很多的，而且從其出賣沒收到期不能贖的抵押品的收入達1,700斤谷子，也更反映了貧苦農民的赤貧化。一般貧農一人一月只能吃到一兩油，有時連油花也看不見，所用的衣被用具都是陳舊破爛的。

(2)一部分農戶捲入圩場，小販經濟活躍

由於帝國主義經濟勢力侵入，洋紗洋布排斥了土紗土織，解放前本鄉自織很少，自紡几乎没有。洋油代替了桐油點燈，農民就勢必由圩場買進生活必需品（布、洋油、鹽）；同時由於賓陽漢區市場需要糯谷，遂使主要農產品——糯谷商品化；再由於封建剝削的殘酷使一部分貧農由田頭走上圩場謀求出路；再有部分中農為了往上爬，抱着僥倖心理在农閒時也走向圩場。所以解放前本地小農經濟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小販經濟的活躍，最為突出是負村經常作米販有50%，王丈全村十七戶，只有一戶不作米販。市場價格的漲落就直接影響到這一部分農民的生活與命運，小販是本地貧苦農民謀求生活的一條出路，但它帶給農民祇是風雨飄搖的不穩定收入，並不能改變他們貧困的境地。

(3)小農經濟的家庭手工業由家庭走向市場

解放前本鄉有16%專以手工業為主的農戶，由原來為了供給自己生產上與生活上需要在农余時作一點家庭手工業（如編制泥箕、磨麵）改變為貧農謀求生活出路與中農向上爬的手段，這一點對本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是有刺激作用，同時也是解放前本地區小農經濟中的特點之一。

(4)淘金是本地貧苦農民謀求生活的又一途徑

自从黃華山、坡武等地金礦陸續發現，就吸引一部分瀕於死亡線上的貧苦農民去淘金，全鄉有三、四十戶經常去淘金，其中絕大部分是貧農，大都從事半年淘金。此外零星短期去的還有不少。經常去淘金的農戶，其淘金收入占其全年總收入1/3—2/3不等。但是本地地主階級連貧苦農民這一線生機也不放過，勾結反動政府從中進行剝削，所以淘金沒有解決農民生活，相反為地主階級開闢了財源。

乙、手工業

(一)一般情況

高貴鄉的手工業計有：木匠19戶，編坭箕40戶，燒磚瓦8戶，車縫5戶，打鐵5戶，麵房6戶，共83戶，約占全鄉總戶數16%。在這幾種手工業中，有獨立手工業者，如打鐵、車縫，和部份的木匠，編坭箕手工業者，也有家庭手工業者。

(二)幾種手工業的調查

編坭箕：

高墓村有80戶人家，就有40戶編坭箕出賣。他們到賓陽太守買竹回來，編成後拿到巷賢、方加等圩零售，換取生活資料。每人每天能編2對，每對的本錢是四斤谷，利潤是50%，甚至70%。在這40戶中，有10戶左右編坭箕為其家庭經濟收入，其他30戶當作家庭副

业，利用农閒及晚上时间进行編織，拿到圩上卖出，作为家庭生活补助（如买油盐、衣等）。

高墓村編兜箕已有 150 年左右的历史。据说，当时有一户姓楊的宾阳人搬到該村住，因为該戶編兜箕出卖，以后村上的人就向他学习編，起初是为了自己用，后来熟練了，編出来之兜箕质量和宾阳贩卖过来的差不多，这样就拿到圩上出卖，从此，高墓村就陸續有人編兜箕出卖了。

打 鐵:

本地所用之鐵工具，除一部分从亭亮圩和宾阳贩卖来之外，圩上还有两戶打鐵：

全 利 六联乡吉竹人經營

利其器 六联乡樊村人經營

他們所需要之鐵原料，主要是各村收集来之廢鐵，也有到宾阳汉区买回。

产品有：耙齿、鍬、鋤、月刮、鐮刀等，制成品后，自己在圩上出卖。旺季一戶一圩收入 30—40 元；淡季一圩收入 10—20 元（100 斤谷值 6 元）

鐵和鐵工具都从宾阳汉区传入，其年代老年人都不知道，可见这里使用鐵器，已有很长的历史了。

上述兩戶曾在宾阳做过徒弟，約在解放前二十多年，才在巷賢圩上开业。

木 匠:

圩上有三人专作木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磨庄、鵝村、灵村还有十五人也做木工，他們除作木工之外，其中有四人兼米贩，二人作麵房，他們是因为家中有剩余劳动及利用农閒去作，一天工資 50 枚銅仙（供吃除外）（100 斤谷值 600 枚銅仙），每年約去作一个月，其收入約占整个家庭收入的 20%。独立手工业者的家庭生活則依靠作木匠来維持。

他們主要是修理傢具，蓋房屋时作門板、木窗。

木工的技术是祖传下来，后来就互相学习，一些學得較好的人就去作木匠。

車 縫:

圩上的車縫有六戶，他們是独立的手工业者。此外还有几戶每到冬天农閒时到圩上做。一个裁縫一年可作 300 套衣服，其工錢一套是六斤谷。

裁縫机在五十年以前从宾阳传入，上林县首先使用縫紉机的是苏仁乡苏村苏錦成和苏逢生（后到圩上住）。他們在未使用縫紉机前也已經是裁縫（用手工）了。苏錦成有一亲戚系宾阳人，他就介紹給他：“現在芦圩有一种縫衣的机器，何不买回用。”这样两人就到芦圩买回一架，买回后，不会用，又再到芦圩請教別人，然后才逐渐学会。从此，大家陸續用縫紉机代替手工，苏逢生还到大丰圩开业。

本地所穿之洋布及部份土布，都僱裁縫制成衣服，只是小孩和部份妇女穿的土布自己縫制。可以看出，車縫业的发展，破坏了家庭手工业，从而也节省了妇女的劳动，使他們投入到劳动生产中去。对生产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燒磚瓦:

磨庄有 8 戶（每戶一人）在冬季农閒时組合起来烧砖瓦。一年可烧三至五窑，每窑可得二千块砖，五千张瓦。解放前 1,000 张瓦卖价六元，1,000 块砖价三十五元。（当时 100 斤谷值六元）他們除納稅外，按人力进行分配，每人每年可分得 30—40 元（未扣除自带伙食）。但有时烧得不好，还未能收回伙食費。卖时用戶亲到他們处去买。这几戶主要还是从事农业生产，燒砖瓦是利用冬閒，当作家庭副业收入。

麵 房：

本乡共有六户开麵房。他們从圩上、万加、亭亮等圩买回小麦，經加工，制成麵条，部份批发給宾阳小販，部份在巷賢圩上零售。據說宾阳的小販运到南宁和广东的灵山等地。

100斤小麦可磨成麵粉 80 斤，加入食盐 8 斤，可制成麵条 87—90 斤。一天可做小麦 50 斤。

麵条一斤价 2 角 4 分（折米 2 斤半）批发价 2 角，获利 15% 以上，麵房的收入在他們經濟收入中約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之收入为农业收入。

本地做麵房最多的是苏仁乡的苏村，約有 30 戶，他們大部份是批发給宾阳客商，據我們調查，做麵房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其技术是祖传下来。

（三）对手工业的几点分析

①独立手工业者的出現，这是生产力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結果，本地的各村落，出現一种自然分工的現象。如高墓村多編坭箕，苏村多为麵房、車縫，磨庄多做砖瓦。由于这种情况，手工业者做出来的产品，都要投入圩場，变成商品，推銷給广大农村，为农村服务，这对生产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既然独立手工业者主要靠手工业的收入維持生活，有些手工业者在家庭經濟生活中也占一定的地位，而他們的产品又与圩場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样，圩場价格的涨落，产品銷路的暢滞，都与他們的經濟生活息息相关。

②本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与宾阳汉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影响和传入分不开的。从上面材料的分析中，我們知道，有些技术如車縫、編坭箕、打鐵都是由宾阳汉区直接或間接传入；有些原料如鐵、編坭箕的竹以及各种生产工具如縫紉机、斧、鋸也都是从宾阳买来。这說明了，本地区手工业以至整个經濟的发展与先进的汉族人民的帮助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丙、商品經濟

（一）巷賢圩的沿革及一般情况

巷賢圩有老圩新圩之分。巷賢新圩是 1931 年从老圩迁来。巷賢老圩約在康熙年間建造，康熙以前，圩的規模簡單，以后建造的房屋和赶圩的人漸多，交易也多了，便成为圩。又因附近各乡及宾阳邻近的各乡圩場多了，便規定各圩赶圩的日期相互交錯，三天为一圩日：子卯午酉是宾阳的太守、大仙以及上林县的亭亮圩的圩日；丑辰未戌是宾阳的頂橋（民国二十三、四年改为新桥圩）和大山（民国十八年改到万加）、里丹圩的圩日；寅巳申亥是巷賢、大丰和宾阳的思壠、芦圩的圩日。据磨庄六十多岁老人磨炳星說，这一規定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从老圩搬到新圩，據我們調查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是老圩太狹；其二是老圩有一处地方的所有权引起卢石两姓的爭执，相持不决，故众人議定迁到公地另盖新圩；其三是为了圩場新式，整齐划一。我們根据調查觀察的材料进行初步分析，認為三种原因都有。老圩太狹，这一定是經濟的发展，促使了圩場交易的发展，交易的发展估計首先在老圩扩展圩場，这便涉及到土地所有权的爭执，故便产生要求另蓋新圩。而新圩的建造，便要求新式、整齐划一，这是必然的趋向。我們看到現今的巷賢圩結構，的确很整齐、对称。

解放前圩上大宗交易商品是稻谷、小麦、豆、布疋和酒。每圩日赶圩的人数估计 1,500 人左右，有时达 2,000 人。赶圩的人主要来自巷贤各村，万加一部份村屯以及亭亮乡，宾阳邻近各乡的小贩。其他尚有玉林、贵县等地一些客商。据老年人回忆巷贤圩曾有过两度比较繁荣时期：一是在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因附近黄华山发现金矿，吸引了一部份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去淘金谋生，随着反动政府就组织“浩然金矿公司”，从中剥削农民，一度刺激了圩场的繁荣。当时曾有汽车从宾阳通至圩上，圩上的店铺都点了汽灯。后因公司的关闭，繁荣的市面随之萧条；二是在一九四四年日寇第二次侵入宾阳，宾阳（主要是芦圩）沦陷，因而从宾阳芦圩到亭亮圩的商路不通，宾阳太守思墟一带的小贩（主要贩生盐）差不多都经过巷贤圩，然后转贩到上林北部以至隆山都安一带。这就使巷贤圩出现了一度畸形的繁荣，历时半年之久，前三个月几乎天天有商客赶圩，后渐恢复常态。

（二）圩上的座商及较大的行商

1.一般情况

座 商：

巷贤新圩第一批座商共有八户，包括杂货、药店、布头、副食品、染坊等。他们都是从老圩迁来的，以后增有酿酒、烟庄等座商三户，杂货二户。

行 商：

圩上的行商比座商多，酿酒的有六户，洋布生意的有六户，盐贩的三十户（其中本地二十四户，宾阳挑过来的六户）比较大的土布生意三户，收买黄金的老板七户，行商不但到巷贤圩来赶圩，还到万嘉、亭亮等地赶圩。

2.几种行业的调查

烟 叶：

比较大的烟老板有：

苏恒昌 都村，地主成份，在圩上开有铺

韦冠记 新安村，地主成份，属万加乡

李华山 都村，地主成份，

卢怀三 卢柱村，地主成份

他们收購巷贤、万加、亭亮等地出产的烟叶，也有部份到武鸣县收購。收購之后，在家中斬杆、包装，然后僱农民挑到宾阳芦圩，再由芦圩用汽车运至贵县、玉林，最后转运到广州去。这几个烟老板平均每天运去芦圩的烟叶估计有三、四十担（每担重八十斤），有时多至 100——200 担，其中又以韦冠记、苏恒昌的资本最大，他们的家中都僱有长工，长工不但做农业劳动，而且还做斬烟杆、装烟等劳动，有时因收購得太多，还僱三、五以至十人的临时短工，来斬杆和包装。长工一年的工钱是一千二、三百斤谷（供食），短工一天工钱四斤米，挑夫从巷贤挑到宾阳芦圩，一担运费是 8 斤米。

本地烟老板与外地的贵县、玉林的烟老板都有联系，有时他们代贵县玉林的烟老板收購，运至芦圩，有时外地老板亲自到这里来，由本地老板带他们到各村收購，本地老板利用烟价的涨落，从中占了外地老板的便宜。

烟 庄：

圩上的烟庄有：

义順祥 老圩人办

永安祥 老圩人办

他們在解放前十多年已經倒閉，隨後蘇恆昌繼開烟庄，不久他又遷至賓陽芦圩開業。

製造出來之煙絲，多在本地銷售，也有銷到賓陽，隆山，都安等地。

烟莊僱有師傅和伙計，有些老板是原先在賓陽芦圩的烟莊做過徒弟，有了技術和本錢便自己開烟莊。師傅是從賓陽、玉林、永淳等地請來。師傅與伙計的待遇不同，師傅類似技術工人，工資較高，師傅不帶徒弟，不傳技術，因為他們怕打破飯碗，老板可隨意解僱他們。師傅管生產，店主管經銷。

釀酒：

計有：

盧振發，富裕中農，住巷賢圩上，在圩上釀酒。

李如橋，地主，都村，在村上釀酒。

蘇朝興，富農，都村，在村上釀酒。

磨炳岳，小土地經營者，磨庄，在老圩上釀。

張光奇，貧農，老圩人，在老圩上釀。

蘇朝雄，富裕中農，都村，在村上釀。

盧登奇，地主，中顯村，在村上釀。

此外作一、二年或半年的釀酒的人就多了，圩上經常有五、六個酒攤。

本錢最大的算李如橋、蘇朝興、磨炳岳、盧振發，他們每人都有幾間房子的酒舖擺着，經常養有一百多斤重的豬二、三十條。據說釀酒的人主要靠養豬賺錢，估計他們各戶有二萬斤谷的資金週轉。

酒攤是釀酒人自己挑到圩上來擺，有零售，也有批發給飲食業，有時賓陽也有一些人批發回去。過去一斤酒價一角八（二斤谷等於一斤24°單酒），批發一般八、九折。

酒房除李如橋僱有長工外，其他各戶都沒有僱佣工人，李如橋僱有一個長工，武鳴縣人，从小到大，一直在他的家做十多年長工，不但做釀酒勞動，也做家務，因為李如橋兼營一部份農業，長工也去做。長工除得少量工資外，只得穿衣、吃飯。

收買黃金：

因為巷賢的黃華山、中顯村、萬嘉的坡武山、馬村、亭亮的各地發現金礦，這裡的農民，為了謀生，有一部份去淘金，有了黃金，巷賢圩便產生了收買黃金的老板，這裡比較大而且經常的金老板有：

譚宣 万加乡罗蓬村人

蘇恆昌 都村人

盧義發 埤上人

白啟龍 苏村人

姚龍圖 万加乡的姚村人

周惠遠 大山街人

周宗宜 大山街人

收買黃金的老板，有時多至二、三十人，但他們都不是經常的，有因亏本停業或轉行。

他們主要在巷賢圩、萬加圩、亭亮圩等地收購，也有部份人到武鳴收購，在這幾個圩場，每三天可收得黃金三斤左右。收買黃金的老板，資本最少有金二、三兩，多至八、九

两。所收得之黃金拿到宾阳芦圩卖給韦星記，后韦星記垮台，卖給金舖老板老同丰、老天保，據說这些金舖是有伪政府支持的。

从巷賢圩上收得一两黃金，拿到芦圩卖，可賺5分，若一个老板一圩（三天）收得黃金三两，就可賺一錢五分，一两黃金值5,000斤谷計，每圩可賺七五〇斤。

洋布生意：

計有：

譚永益	留仙村	富农
張福成	圩上	中农
白美錦	苏村	中农
石上容	石村	中农
卢榮華	卢貞村	地主
卢生記	兴塘	富农
石华龙		

他們的資本每人最少有布十五疋左右，一疋以折谷一千斤計，就有資本15,000斤谷，有的多至二十疋，資本則达二万余斤谷。

洋布到宾阳芦圩进货，有时也三、五人合夥到玉林、广州等地进货，分別在巷賢、万嘉、亭亮等圩場零售。也有部分人到武鳴的馬头、陸斡、兩江去卖，他們的資本相當大，但都是挑担，沒有僱佣工人。

土布生意：

規模大且經常性的有：

磨孔堅	富裕中农
磨炳樓	貧农
周祖吉	貧农

其地作小的土布生意的各村妇女，每圩还有三十摊左右。

土布的来源：一部分是由本地各村妇女利用农閒或夜晚时间用矮机来織制，另一部分是磨孔堅等几戶用高机織制。本地不种棉花，織制土布用洋紗和衡阳紗，都以宾阳芦圩进货，織布用的高机很少，多用矮机，也都从宾阳購进，本地木匠有很多人仿制矮机，农村妇女所織之土布，一部分是由磨孔堅、磨炳樓、周祖吉等收購，然后在圩上零售，也有到万加圩、武鳴等地銷售，一部分則是自己逢圩日挑到圩上零售。农村妇女很大一部分所織之土布則是为了自己用。

杂貨：

圩上有三家座商：

泰和	老圩人	小土地出租
磨同益	磨庄人	中农
卢义发	圩上人	商业地主

此外还有杂貨摊六摊，他們是住在村上，逢圩日挑来摆。

經營的商品是油盐、醬料、小百货等，到宾阳芦圩进货。一戶固定資本約折今人民幣（下同）100元，流通資本200—300元，一月的营业额是700元—800元，利潤是30%。杂貨摊的資本約60—70元。

(三) 小販

1. 一般情況

根據我們的調查，這裡土地較少，且集中在地主階級手中，農民耕種地主的田地，租率一般70—80%，有的竟達100%。高利貸的剝削也很嚴重，如借谷，四個月為期，利率為50—70%，借錢年利率為40—50%。可以看出，地主的剝削是很殘酷的，農民為謀求生活出路，很多都做小販，以維持生活。現將本鄉各村做小販的情況列述如下：

郭庄 总戶數30戶，做打餅生意的15戶，占總戶數的50%。

老圩 总戶數80戶，做米販20戶，豆腐2戶，小麦和豆販的5戶，販賣果類零食的14戶，粉攤6戶，小販占總數的58%。

磨莊 总戶數77戶，做豆腐生意的9戶。

王大 总戶數17戶，做米販16戶，占總戶數94%。

靈村 总戶數90戶，做米販30戶，豆和小麦販5戶，占總戶數39%。

鵝村 总戶數75戶，販賣雜品的20戶，販賣米糠的15戶，占總戶數48%。

新圩 总戶數115戶，做米販15戶，糖果零賣的5戶，販賣針綫的5戶，占總戶數23%。

高基村 总戶數80戶，販竹、木器的10戶，占總戶數12%。

全鄉的小販約占總農戶數的30%多，足見小販在這裡是相當活躍的。為了弄清小販的活動情況，以及它們在農民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我們將在下面分別敘述幾種小販類型的情況。

2. 幾種小販類型的調查

米 販：

本鄉的米販很盛行，約有80戶左右，他們在圩上或地主那裡買進稻谷，將稻谷磨成白米，糯米多運到賓陽新橋圩發賣，賓陽人一部分買來做糍粑、糍餅、米糕之用，一部分則由賓陽的小販轉運到貴縣，而少部分的糯米也賣給本圩上的熟食業做糕餅。梗米和粘米多在圩賣給本地貧苦農民以及賓陽鄰近幾個鄉的群眾做口糧。但到了夏至時節，這裡正是青黃不接之際，而賓陽因種兩穡，這時收了頭穡（本地叫“夏至谷”）所以本地的米販有一部分又到賓陽販回夏至谷，在圩上發售。

米販之所以這樣盛行，主要是農民為了尋找生活出路，做大的生意又沒有本錢，而米販所需之本錢較少，只稻谷100多斤，有時還可以暫不付款，先從地主那裡賣回稻谷，到第二個圩日將白米賣出後，才付款。

米販每一圩日（三天一圩）如做100斤糯米可賺140枚銅仙，折梗米12斤，做100斤梗谷可賺銅仙100枚，折粘米10斤，做100斤粘谷可賺90枚銅仙，折粘米11斤。每一小販，一圩一般做110—120斤稻谷，如家中勞動力多，有時做200斤。但是在反動統治下，物價波動極大，因而賺錢還是不很可靠的。

鹽 販：

全圩約有20多個鹽攤，他們是都村、蘇村、靈村的人。他們到賓陽買回生鹽，煮成熟鹽，然後到巷賢圩、萬加圩、亭亮圩等地零售。賓陽也有幾個人販熟鹽到圩上來賣，這些鹽販不只是在圩上擺攤，平時也挑到各村零售，賓陽的小販也一樣。

一担生鹽價400斤谷，煮成熟鹽售出虧利20%，一個鹽販的本錢約有500斤谷左右。